

廣陵劍

四

梁羽生



廣陵劍

卷四

梁羽生

新學
社
出版

PDG

〔津〕新登字 (90)

广 陵 剑
(一、二、三、四卷)
梁 羽 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46 插页 8 字数1,330 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ISBN7-5306-0834-7/I·747 定价: 19.80元

目次

第一回	难得名山聆雅奏 谁知仙窟遇魔头	31
第二回	广陵散绝留长叹 侠士刀传发浩歌	33
第三回	惆怅故园劳梦想 何堪良友隔幽冥	63
第四回	苍天有意磨英骨 青眼何人识使君	93
第五回	陌路惊逢三恶贼 穷途巧遇两摩诃	119
第六回	秘笈几番招鬼魅 瑶琴叠奏谒宗师	155
第七回	要诀玄功传弟子 广陵绝曲悼宗师	183
第八回	胡马久惊侵禹域 人间哪得有桃源	203
第九回	忍见名城浮劫火 心伤大侠送遗书	243

第 十 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 一着棋差只自怜	26
第 十 一 回	藏身斗室闻私隐 移祸东吴造谎言	30
第 十 二 回	敌意消除双剑合 情怀历乱寸心知	33
第 十 三 回	失足终成千古恨 盟心愿结此生缘	35
第 十 四 回	惆怅断魂空出峡 只怜飞絮已无家	39
第 十 五 回	归来愿作名山伴 此去徒伤侠女心	43
第 十 六 回	太息故园成瓦砾 谁营新冢慰孤儿	45
第 十 七 回	恩怨难分悲侠士 琴箫合拍觅知音	48
第 十 八 回	别雁离鸿来锦瑟 振衣弹铗上莲峰	52
第 十 九 回	情深岂易轻挥剑 梦醒何堪一抚琴	56
第 二 十 回	滴水有情人已杳 名山作伴愿终违	58
第 二 十 一 回	难补情天空有憾 岂能琴剑两相忘	62
第 二 十 二 回	啼笑非非谁识我 坐行梦梦尽缘君	65

第二十三回	缠绵思尽抽残茧 宛转心伤剥后蕉	674
第二十四回	空有余情归故里 为消宿怨入京华	705
第二十五回	三生缘结盟鸳誓 一剑诛仇侠士心	743
第二十六回	眼底群魔何足道 胸中九鼎一丝轻	781
第二十七回	痴男怨女情难解 伏虎降龙愿未酬	803
第二十八回	义结小王搜密件 但凭双剑斗凶僧	835
第二十九回	闪电绝招寒敌胆 追风快剑破重关	859
第三十回	其煎豆泣情何忍 凤泊鸾飘各自伤	889
第三十一回	血仇未报须挥剑 心事难言尽付箫	925
第三十二回	去来大内惊昏主 杀劫中原有活棋	971
第三十三回	比翼离群伤客意 十招克敌报亲仇	1003
第三十四回	美景怆怀思旧侣 毒镖传信遇巫娘	1035
第三十五回	覆雨翻云施诡计 图穷匕现斗魔头	1069

第三十六回	双剑逞威惩恶霸 单刀赴会陷莒莒	1093
第三十七回	侠士清怀天上月 女儿心事镜中花	1111
第三十八回	柳下梅边寻旧侣 兰因絮果证鸳盟	1145
第三十九回	乱石崩云腾剑气 惊涛拍岸斗魔头	1177
第四十回	友敌混淆行诡辩 是非大白破奸谋	1203
第四十一回	江湖浪子遭惩戒 东海龙王亦遁逃	1229
第四十二回	十年疑案明真相 一叶轻舟渡险滩	1253
第四十三回	琴韵箫声欢合拍 雪泥鸿爪偶留痕	1281
第四十四回	射虎未除腾剑气 龙蛇混杂入京华	1299
第四十五回	拍案撕盟驱敌使 易容矫诏残将军	1333
第四十六回	故园寻梦心应碎 异域惩奸胆更豪	1371
第四十七回	深入龙潭诛国贼 横穿瀚海会同门	1405
第四十八回	广陵散绝琴弦断 塞外星沉剑气消	1433

第三十七回

侠士情怀天上月 女儿心事镜中花

原来巫三娘子早已在这壶茶中，放下了她秘制的酥骨散。殷纪为了避免那江湖郎中起疑，是先服下了巫三娘子的独门解药，才敢陪他喝茶的。

她秘制的酥骨散是种慢性毒药，入口之时，毫无知觉，但在半个时辰之内，就会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筋酥骨软，消失气力。那时休说和高手过招，就是对付一个三尺孩童，恐怕也未必对付得了。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假如这个江湖郎中是真心为殷豪治病，有半个时辰，也足够他为殷豪舒筋驳骨了。那么在他未曾察觉自己中毒之前，就可以把解药放在另一杯茶内让他喝下，令他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否则，假如这江湖郎中有甚异动的话，只要他一动武，药力就会提早发作，那时即使他要抓着殷豪作为人质，亦是力所不及了。

殷纪就是因为有了巫三娘子这个巧妙的安排，又有王宗允和官宗耀两名高手随侍在侧，认为万无一失，这才不再顾忌这个江湖郎中可能是陈石星一党，放心让他进来替自己的爱子治病的。

此时，他见这江湖郎中喝了香茶，啧啧称赏，果然是完全没有疑心的模样，心中不觉暗暗好笑，笑道：“这是在雨

前焙制的极品，杭州龙井茶，难得先生欢喜，请多喝一杯。”

那江湖郎中道：“好茶不宜牛饮，留些余味更佳。待医好令郎之后，再慢慢品尝吧。”

殷纪知道巫三娘子这种秘制的酥骨散的功效，心想有这一杯已是足够，为了避免露出痕迹，于是笑道：“先生真是懂得品茗的雅士，那么就请先生替小儿医好了再慢慢品尝也好。”

他那里知道，这个江湖郎中也在心里暗暗好笑。

这个自称姓“管”名叫“不平”的江湖郎中，无须笔者说明，想必读者诸君也会知道，他就是“铁掌金刀”单拔群的了。

原来他在陈云二人走后，蓦地省起：“殷纪是条老狐狸，他虽然叫他的掌柜叮嘱葛南威把今日约会之事瞒住陈石星，但他决计不会不防葛南威泄漏出去的。他们约会的地点，只怕是故布疑阵！”于是他从皎然大师口中打听到殷纪在太平山有座别墅之后，便立即扮作走方郎中赶来。无巧不巧，殷豪意外受伤一事，正好和他冒充江湖郎中的计划配合。殷纪果然中计，请他进去。

此时彼此都是在心中暗暗好笑，殷纪只道单拔群业已着了道儿，那里知道，单拔群乃是艺高人胆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

单拔群默运玄功，约束住酥骨散的药力，双方正自各有打算，王宗允已经陪着殷豪从内堂走出来了。

单拔群装模作样的把了把脉，看了看伤势，说道：“殷大庄主，有句话说出来或许会冒犯你，不知该不该说？”

殷纪只想医好儿子，便道：“先生但说无妨。”

单拔群道：“殷大庄主，你想要我医好令郎，就不该对

我说谎！”他开门见山，戳破殷纪谎言，殷纪倒是不禁又惊又喜了，心里想道：“看来这江湖郎中倒似真有几本本领！”当下佯作糊涂，说道：“先生何出此言，殷某自问没有欺瞒先生，还请先生明示。”

单拔群缓缓说道：“殷庄主，你说令郎是失足落马摔伤的，但据我看来，好象不是吧？”

殷纪只好说道：“小儿落马之时，我不在场，我是听他自己这样说的。”

单拔群道：“那么就是令郎说谎了！”

殷豪忙道：“先生，你别管我是否说谎，请你说说，凭你的诊断，你看出我受的是什么伤？”单拔群道：“好，那么就让我先说说，看看是否说得对。你不是跌伤的，是给武功高明之士用分筋错骨手法弄伤的，伤你的人，大概是个二十岁还未到的少年！”殷豪父子不禁都吓一大跳，齐声问道：“你怎么知道？”

单拔群道：“分筋错骨这门功夫相当难练，出手必须极有分寸，方能不差毫黍。是以这门功夫练到上乘境界的人，大都是上了年纪的武学修为深湛之士，这样的人，也大都是涵养功夫甚深，轻易不会动气，出手沉着而又冷静的人。但我细察令郎伤势，这人的分筋错骨手法虽然是一流高手无疑，但下手之时，用的是股‘急力’，显然他当时是沉不住气的。还有一层，年老的人，内力偏于阴柔，尤其在用分筋错骨这种手法伤人的时候，由于这种手法本无须使用多大气力，更是如此。但此人既用急力，又用刚猛之力，故此我敢判断，此人虽然也可算得是武学高明之士，但年纪必定甚轻！不知说得对么？”

殷豪忙道：“对，对极了！先生，你真好象亲眼看见一

般，那小贼的确是个看来还未到二十岁的小伙子。”

单拔群正容说道：“大夫必须明白致病之因，方能正确用药。好在我看得出来，否则相信你们所说是失足落马跌伤的，那岂不就会医错了？”王宗允只好替主人圆谎，说道：

“先生，你别生气，事情真象是这样的：少爷不想老爷知道他和别人打架，才谎言的。老爷可是委实不知。”

殷纪装腔作势骂了儿子几句，说道：“管先生的医道武学，想不到造诣都是如此深湛，刚才所言，真是大开茅塞，佩服，佩服。相信先生一定能够医好小儿子，先生放心，殷某薄有身家，自必不吝重酬。先生你想要——”

单拔群得知陈石星的消息之后，放下了心，微笑说道：“金子不要，银子不要，我只要得回一个人换令郎的性命！”说至此处，突然就把殷豪一把抓牢。王宗允待要抢上前去，已是迟了。单拔群衣袖一拂，锐风扑面，王宗允不由自己的退了两步，大大吃惊：“这郎中喝了混和酥骨散的毒茶，怎的还有如此强劲的内力？”

心念未已，只听得单拔群哈哈一笑，说道：“我好心上门赠医，你们却暗中下毒！这是何道理？嘿嘿，区区酥骨散之毒，就想害我，那你们未免把我看得忒小了！”

笑声中只见他翘起中指，一股水线从他指头射出，热气腾腾，殷纪和王宗允连忙闪开，生怕给毒液溅上。另一个官宗耀在旁，也吓得呆了。

原来单拔群有昔日云重赠给他的用天山雪莲泡制的碧灵丹，功能祛毒，单拔群早就服了半粒，喝了毒茶之后，以上乘内功导引它循手小阳经脉流出，此时方始喷射出来。

殷纪定了定神，忙道：“先生，请莫见罪。殷某只因仇家颇多，不能不凡事略加小心。我本待先生替小儿驳骨之

后，就给先生解药的。难得先生功力深湛，如今并无伤损，我就在这厢给先生赔礼吧。但不知先生要讨的是什么人？”

单拔群道：“江南八仙中的葛南威！”

殷纪大惊之下，还想抵赖，说道：“管先生，你讨的这个价可真是令我莫名其妙，什么江南八仙——”

单拔群冷笑道：“殷大庄主，你是江南一霸，黑道白道，道道皆通。难道还会不知江南八仙？”

殷纪说道：“江南八仙我是知道的，但我和他们可是并没交情的啊。你要找江南八仙中的葛南威，找到我这里来，恐怕是找错地方了！”

单拔群道：“你当真不知葛南威是在那里？”

殷纪料想这个江湖郎中不会是从陈石星口中得到消息之后才来找他的，于是硬着头皮撒赖到底，说道：“委实不知！”

单拔群道：“你不知道我倒知道。我知道他就是在你的家中！”

殷纪说道：“先生说笑了，我和葛七侠素无来往，他怎会在我家中？”

单拔群冷笑道：“殷大庄主，你身上藏的是什么东西？怎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老说假话？”

葛南威那支暖玉箫，巫三娘子刚才献给殷纪，殷纪还来不及拿进内室收藏，是藏在罩袍之内的。突然给单拔群说破，不自觉的就用手在收藏玉箫的部位按了一按。

单拔群继续说道：“别的本领我没有，识宝的本领自信还有一些，你身上宝光外露，我一看就知道是葛南威的传家之宝暖玉箫，你还敢说你不是在你家中？”其实所谓“宝光外露”，乃是单拔群的信口开河。不过他是个武学的大行

家，别人身上藏的是什麼兵器，他倒是的确可以一看便知的。

“殷大庄主，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好些！否则，可莫怪我不客气，我这个治病的大夫也可以变成讨命的阎罗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把葛南威换回你儿子的性命，这宗交易你做是不做？”单拔群喝道。

殷纪忙道：“先生慢来，我、我、我……”他说一个“我”字就退后一步。

忽听得“轰隆”一声，单拔群面前的一座屏风突然穿了一个窟窿，一股劲风向他袭来。

东门壮故技重施，使出隔物传功的本领，向单拔群偷袭。他以劈空掌力震破屏风，倘若单拔群以殷豪当作盾牌，挡他劈空掌力的话，这股刚猛的掌力就会传到单拔群身上。那时他们就有机会可以救人了。

但单拔群是何等样人，屏风背后伏有高手，他焉能没有察觉？东门壮这个偷袭，可说是早在他意料之中。

只见他左手拉着殷豪，右掌单掌斜按，轻轻一带，只听得又是“轰隆”一声，对面的另一座屏风登时倒塌。倒塌的声音比东门壮的劈空掌力震破屏风的声音更大。原来他不愿和东门壮硬拚掌力，故而用一个“卸”字诀，把东门壮的这股掌力引过一边撞塌另一座屏风的。

东门壮也是武学的大行家，见他有这种可以破解隔物传功的借力打力功夫，知道他要是不把这股力道引开，他是真有本事可以把这股劈空掌力加上本身所发的掌力，都转移到殷豪身上的。那时殷豪的性命势必丧在他的掌力之下，根本传不到单拔群身上。东门壮看出这点，如何还敢鲁莽从事，再行发招？他非但不敢发招，而且不敢现身了。在屏风倒塌

声中，他早已和濮阳昆吾躲进内堂。他并非不敢和单拔群较量，而是因为他和濮阳昆吾另有更大的任务，帮助殷纪还在其次。既然偷袭不成，帮助不了殷纪，他们也犯不着在这不适当时机，暴露自己的身份了。

一座屏风打破，一座屏风倒塌。这霎那间，饶他殷纪是个经历过无数阵仗的老狐狸，也不由得惊得呆了。

屏风倒塌声中，单拔群身形一起，迅若飘风，虽然夹着一个殷豪，轻功依然不受影响。闪电之间，兔起鹘落，倏的就到了殷纪面前。

官宗耀和王宗允只道他要伤害殷纪，无暇思索，这霎那间也是不约而同的向他扑去。官宗耀用的兵器是判官笔，指向单拔群背心的“风府穴”，王宗允则是以大力鹰爪功，抓向他左肩的琵琶骨。单拔群把殷豪夹在腋下，左手腾不出来，背心和后肩正是“空门”。这两个阎王帮的首领手段端的是狠辣之极，一出手就是攻敌之所必救。

三个人动作都是快到极点，单拔群一个转身，只听得“嗤”的一声响，殷纪的锦袍已被撕破，他一转身，被他夹作人质的殷豪亦已推到了官宗耀的面前，官宗耀没有隔物传功的本领，如何还敢进招？幸而他在判官笔上的功夫亦已到了能发能收之境，百忙中硬生生的把强力刺出的判官笔收回，居然连笔尖也未沾着殷豪的衣角。

与此同时，王宗允只觉眼睛一亮，碧油油的绿色光华耀眼光显，只见单拔群的右手手中已经多了一支玉箫，可不正是葛南威那件传家之宝的暖玉箫。原来单拔群的突起发难，并非想要伤害殷纪的性命，而是去夺这支玉箫的。

饶是他退得快，也给单拔群衣袖拂起的劲风，刮得脸皮火辣辣的好象发烧一样。

吓得最慌的当然还是被夹作人质的殷豪，在刚才那几下兔起鹘落之中，他吓得叫也叫不来，此时惊魂稍定，方才大嚷：“救命，救命！”单拔群冷笑说道：“殷大少爷，我若要你性命，早就让你给你们的人的劈空掌打死了，还用得着我动手吗？”

殷纪武功不是第一流，但由于门客中不乏一流高手，他的见识倒是相当高明的。东门壮刚才所用的“隔物传功”被单拔群化解他是看得出来的。情知用强是奈何不了对方，生怕王、官二人还要扑上去动手，忙道：“大家且慢动手，有话好说。”

单拔群笑道：“不错，还是坐下来谈谈生意的好。殷大庄主，葛南威的暖玉箫我已经替他取回来了，现在就等着你把 他送出来，好让我把玉箫交还给他。”

殷纪说道：“先生慢坐。咱们既然要谈生意，敢请先生赐示真姓大名。”

王宗允在旁边呆了好一会子，此时忽地开口说道：“失敬，失敬，原来先生是铁掌金刀单大侠！”

单拔群哈哈笑道：“王二帮主好眼力，不错，单某承蒙江湖上的朋友给我脸上贴金，赐与我一个‘铁掌金刀’的绰号。殷大庄主，你如今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料想也当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宗买卖了吧？单某平生专管不平之事，何况你擅自囚禁的是我的小友葛南威呢？我和你公平交易，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殷纪面色一阵青一阵红，半晌这才吁了口气，说道：“我明白了。好，请你别难为犬子，咱们慢慢商量。”

单拔群跟着回过头来，向王宗允与官宗耀笑道：“二十年前，我本想领教你们阎王帮三位头领的手段，可惜未能如

愿。今日得见，两位身手果然不凡，但我却不免更为两位可惜了。以两位的身份本领，何苦为人厮仆？嘿嘿，我劝你们还是遵守云大侠的诺言吧，虽然要过的是寂寞的岁月，但也胜于充当仆役的。”

王官二人满面通红，说不出话。

原来二十年前，令得阎王帮瓦解，三个头领也从此消声匿迹的人，正是单拔群的好朋友，云瑚的父亲云浩。

当时云浩为了制止阎王帮在江湖上胡作非为，本来曾邀单拔群做帮手，一起去约阎王帮的三个头领比武的。但可惜单拔群当时因事未能应邀，结果由于缺少单拔群这么一个好手帮忙，他只能打败阎王帮三个头领，未能制他们死命。

半晌王宗允方始讷讷说道：“不是我们不守诺言，但一来云大侠早已死了；二来我们在此和殷大庄主是份属主客，我们在这里帮朋友做点事情，也不能算是重涉江湖。”

单拔群不想节外生枝，冷冷说道：“人各有志，你喜欢替豪门充当鹰犬，那也由得你。殷大庄主，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这宗交易，你到底做是不做？”

殷纪无可奈何，只好向王宗允使了个眼色，说道：“王管家，请你把葛七侠请出来。”王宗允心领神会，先入后堂，找到了巫三娘子，再与她同去牢房。

葛南威是被关在地牢里的，虽然隔着几重门户，但也应该很快就可以带出来的。不料过了已差不多半枝香的时刻，还未见王宗允带葛南威出来。

原来地牢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件事情，单拔群固然没有想到，殷纪也是始料之所不及的。

葛南威也不知昏迷了多久，梦到了扬州廿四桥边，梦见

了杜素素正在柳下梅边吹笛。他正想拿出玉箫伴奏，忽嗅到一缕如兰似麝的幽香，杜素素的幻影倏然不见，但却分明感觉到一只温暖软滑的玉手在轻轻抚摸他的额角。葛南威在朦朦胧胧中忽地有了知觉了。

他疑真疑幻，反手一抓，不错，他感觉得到握着的的确是少女的玉手，是血肉之躯，绝非幻象！但那少女的手滑若游鱼，刚刚被他抓着，一下子就脱出了他的掌握。不过，他已经知道，不是在做梦了。

葛南威又惊又喜，连忙叫道：“素妹，素妹！真的是你吗？”那少女掩着他的嘴，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噤声，跟我走！”

不象是杜素素的声音。但他此时神智还是有点迷迷糊糊，那女子的声音说得如同蚊叫，他还不肯确定真的不是杜素素。

他恢复了几分清醒，脑海里还残留着梦中的幻象，不自觉的探手入怀，摸他藏在身上的玉箫。

发现玉箫不见，葛南威这才瞿然一省，失落的记忆，蓦地恢复过来。他记起了自己是来赴殷纪的约会，是中了三娘子的不知什么毒药昏迷的。为什么自己忽然能够走动了呢？面前黑漆一片，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呢？

那女子的手又伸过来，握着他的手，牵着他走了。但仍然没有说话。

他腾出左手摸一摸旁边的石壁，神智此时又再恢复了几分，凭着他的经验，料想还是被困在地牢之中，未曾走出殷家的这座别墅。

此时他虽然已经有了一点怀疑，怀疑这个女子未必是杜素素了。但显然他之能够醒来，能够走动，一定是这女子帮